

早熟的恋情

爱情第一步的人

如果你的生活忘记了你的上帝，
那你就把握住你的生活！
如果你的上帝妨碍了你的生活，
那你就抛弃那个上帝！

「法」比——巴蒂斯特·罗西 著

江峰 南智超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早 熟 的 恋 情

(又名《迈错第一步的人》)

〔法〕让-巴蒂斯特·罗西 著

江 峰 尚智超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Jean-Baptiste Kossi
LES MAL PARTIS

根据 Editions J'AI LU

1980年版本译出

早 熟 的 恋 情

(又名《迈错第一步的人》)

〔法〕让-巴蒂斯特·罗西 著

江 峰 尚智超 译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湖北省武穴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25 162千字

1988年12月第一版 198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0册

ISBN: 7-80049-215-x/1·36

定价: 2.85元

编者的话

一见钟情的奇遇，往往令人神往，且为古今中外不少人所乐道。但可惜的是，美满的结局往往不易出现于现实生活里，而多构织在神话、传说和文学艺术作品之中。善良的人们讴歌美好的事物，愿有情人终成眷属，年轻的男女对未来充满希望，寻思为什么幸福就不会降临在自己头上？

现实生活的颜色不全是粉红色的，恋爱和婚姻的美满离不开客观的条件，为了少洒眼泪、多现笑靥，恋人们似乎不单要有激情，还要进行理智的思考。

本书所写的故事涉及一桩畸形的恋爱。情节并不复杂，但感情十分真切。在战乱的1943年，一个14岁的天真活泼且有一些淘气的男学生，一个26岁的谦恭温良且颇有教养的修女，不知怎地一见倾心，双双堕入情网而不能自拔，直至共同幽居。正因为男孩未成年和修女所受的宗教约束，这种恋爱和同居的关系有悖于一般的社会观念。在修道院和孩子父母的干预下，他们不得不暂时被强制地分开了。本书作者写作时年仅17岁，他对这桩未了的爱情寄予深情；他借男孩子的口说，男孩会长大的，会回来找他的恋人的；他让修女毅然退还了上帝的聘礼——银戒指，等待她的恋人学成归来。

我们作为编者也希望时间能够帮忙，让他们在更加成熟的基础上结合起来，得到真正的幸福而不是苟且的欢娱。但是生活的逻辑是否会导向大团圆的结局，应该说还是不肯定的。

要是孩子已经长大了再谈恋爱，而不是早恋；要是修女爱的是成人，就象《秋江》里妙常爱潘生那样；人们对这个故事就会更多地持同情态度，而有更少的疑虑。但是，研究探讨这一类畸形的恋爱缘何发生，如何避免以及产生了又如何正确地予以引导等问题，则更具现实的社会意义，当前我国青少年的早恋问题不也是中学老师和家长们颇为关心以至头痛的问题吗？

性的问题是孩子们在生理和心理发展阶段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现在，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在呼吁，强调要因势利导地教育他们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不能一味地“以后会知道”（而本书中男孩的父母就是这样错误对待的）。否则，当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某种刺激和吸引时，就会丧失理智，听任感情的冲动，从而“迈错第一步”，而在“迈错第一步”后，如果仍没有得到正确而又耐心的帮助，则可能继续迈错第二步、第三步……爱护学生的老师和关心子女的家长们，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不是要求我们更积极地正视这个问题，要善地处理这个问题吗？你们也许能从本书所提供的实例中获得某种启示。青少年同学们，如果你们读到这本书，也请你们开动脑筋想一想。你们的抱负一定会召唤你们以更负责的态度处理生活问题，目前正是集中精力于学习，发展正常友谊的大好时光，让爱情的花在更成熟的年岁去开放吧！祝你们健康地奔向美好的明天。

译 序

此人若不是有一种非凡的才能，是不可能在他年仅十七岁的时候，就把一个男中学生和一个修女之间的爱情悲剧写得如此九曲回肠的，此人若不是有一颗纯金般的心，是不可能在人欲横流的西方社会里，把一对青少年男女志结同心的情感写得如此真挚、纯洁和矢志不渝的；同样地，此人若不是有一腔离经叛道的大无畏精神，是不可能在那宗教的魔爪无时无刻不以一种无形的大棒，从精神和肉体诸方面去毁灭青年人幸福生活的时代里，而发出如此有力的反抗呐喊的。他在小说的扉页题词中开章明义地说：

如果你能够的话，可以相信你那个上帝；
不过要注意，最重要的还是相信你自己。

如果你的生活忘记了你的上帝，
那你就把握住你的生活；
如果你的上帝妨碍了你的生活，
那你就抛弃那个上帝。

生活是唯一的。不管你是谁——

你的上帝不等于是我的上帝。

这个人，就是法国当代引人注目的文学艺术家让—巴蒂斯特·罗西(Jean-Baptiste Rossi, 1931——)，其本名叫塞巴斯蒂安·雅普里索，罗西是他的笔名。雅普里索是法国当今文坛上为数不多的集翻译、创作和电影编导于一身的知名中年作家。他的主要著作有小说《迈错第一步的人》(1948年出版，1966年获一致主义文学奖)，《行凶者的房间》(1962年出版，同年搬上银幕，1963年获侦探文学大奖)，《汽车里拿着枪支的戴眼镜女人》(1966年出版，同年搬上银幕，获荣誉奖)，电影文学剧本《永别了，朋友》(1968)，《在田野里乱跑的野兔》(1972)和《流血的夏天》(1977)以及大量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等。

《迈错第一步的人》(又译《早熟的恋情》)是作者十七岁时登上文坛的处女作。虽然十七岁毛孩子的作品曾被人冷落了十八年，但在1966年，黄金终于被拭去了陈年堆积在上面的灰尘，发出了耀眼的光芒，荣获一致主义文学奖，并被英国大伦敦格林威治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令一代青年男女倾倒。

作者把一个十四五岁的中学生与一个二十五六岁的修女之间的心真意切、纯美可爱的恋情流于笔端，使之与陈腐的伦理道德、社会偏见和宗教迫害对立，一方面想说明，《迈错第一步的人》中的恋情是“早熟的恋情，是不应提倡的；但是另一方面，面对早熟的恋情(对那修女来说，实则是晚到的、苏醒的恋情)，不应罪恶地将之毁灭，而应合理地予以引导”。通过男女主人公的恋爱悲剧，作家意在指出：西

方社会和所谓赐福人间的上帝，实际上是毁灭青少年的幸福和理想的罪魁祸首。

值得庆幸和赞美的是，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不是任人宰割的绵羊，更不是玩弄感情的无赖，他们不幸和磨难之中越来越坚强，在融合的心和胶漆的情之中越来越忠贞。身材高大英俊的男中学生德尼，在学校组织的去慈善医院慰问孤寡病人的活动中，结识了在那儿义务为病人服务的修女克洛蒂德。很快地，他们之间便产生了爱慕之情。德尼是一个不讨学监、执教神父（德尼上的是教会学校）喜欢的“好动的学生”，但他却被在修道院女子寄宿学校里当教师的修女克洛蒂德深深地爱上了，而德尼对她的爱则更加执著和强烈。他们在尼斯度过了一段罗曼蒂克的生活：课后幽会，肩并肩地在街上散步，心贴心地一起学习拉丁文和法文，后来甚至干脆赁下一间房，过起情深似海的生活。他们的爱是那样的纯洁，他们的情感是那样的真切。但是，家庭反对，社会不容，修道院更是到处跟踪迫害他们……不得已，他们逃往农村，以求得到一个理想的天地，但是招致的却是更为严重的歧视和打击。最后，修道院院长亲自出马，逼迫克洛蒂德修女返回修道院，两个神父把德尼押送到外市的一个教会寄宿学校里去过幽禁的学习生活。

但是，感情的闸水一经冲开，是怎么也阻挡不住的。克洛蒂德毅然摘下那枚将自己许配给基督的镀银戒指，退还给修道院，成为还俗修女，愿三年、五年或八年、十年的等着德尼；而德尼则坚信，他会长大的，他总有一天会获得恋爱自由的。当他被迫在火车站与克洛蒂德分手时，他叮嘱她说：“特别是，特别是不要忘记，什么也不要忘记。我向你

发誓，所有这一切，这妨碍我们生活的一切，我将置之不顾，我们的爱情将一如既往……什么也不要怕，什么也不要怕！他们阻拦不住我们的……”

笔者在巴黎，曾通过电话访问过作者，交谈了许多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其中有三个问题是令人永远也难以忘怀的：1.我问作者：“在一个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和一个二十五六岁的修女之间发生恋情，这可能和合理吗？”作者笑着答道：

“为什么不可能？在法国，如今一个十三岁的孩子的成熟程度，与他们父母十六岁时情况相同。现代社会各方面的媒介，甚至使他们比他们的父母更富有热情，更具有自己的道德观，更知道如何处理两性之间的关系。至于说到‘合理’，”作者稍停片刻，然后更加动情地说，“什么叫合理？纯洁、真挚的爱就叫合理。为什么允许六十岁的老头娶十六岁的姑娘为妻，而不允许十四五岁的‘男子’和二十五岁的姑娘相爱？”恰巧，事后不久，我在法国《快报》上曾看到一篇署名文章，谈的是法国“小孩一代”在家庭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越来越成熟的“支配作用”。文章引用儿童教育学家R·万桑的话说：

“现在十岁的孩子不仅知道储蓄，还知道什么是管理财政、投资和贷款，他们在经济上的这种能力在过去的孩子身上是没有的。”文章还说，在孩子们中间，时常会发生一些浪漫的故事，有时甚至会在十四五岁的男孩和姑娘们之间，因为嫉妒、占有欲和“第三者”而产生出大人们难以想象的事端来。学校、社会和家长们的责任，是如何将他们萌芽滋生中的情感引导到正道上来。视而不见，或见而不管，或管之过份，甚至是粗暴地予以干涉、责骂和扼杀，都将是十分有害的。至此，我对雅普里索在十七岁时的春情花笔算是有了一点

了解，我也开始爱上《迈错第一步的人》这本小说了。2.我还问过作者：“您取书名为《迈错第一步的人》，这个‘错’字错在何处？”作者坦然地回答说：“看得出来，我是怀着极大的同情心来写德尼和克洛蒂德的爱情悲剧的。他们的爱情不是轻易得到手的，就连他们本人也曾在心灵深处有过激烈的矛盾斗争；德尼向神父忏悔过，说自己做了亵渎神灵的事；克洛蒂德整夜痛哭过，后悔自己的行为毁了德尼的、也毁了自己的一生。但是，他们最后终于明白了，他们错迈的第一步，不在于他们选择了纯洁真挚的爱情，而在于他们一直囿于宗教的桎梏之中；不过，他们的姻缘之情还是被家庭、社会和宗教给斩断了。他们‘错’在何处？错在一个年龄太小，另一个的身份不合适？还是错在他们未向家庭、社会和宗教力争恋爱自由？或是错在其他方面？这是一些有待读者去回答的问题。”3.在谈到扉页题词的时候，我曾问作者：“您的主旨何在？”作者发人深省地回答说：“我的用意很清楚。就象你们中国的某些青年胸前佩戴着一个‘佛’字，西方青年往往对上帝顶礼膜拜，他们认为菩萨和上帝是赐福于人间的法术无边的大圣。谁知道‘上天’不仅不护佑他们，反而夺走他们的爱情，毁灭他们的幸福。这样的上帝难道还不应该抛弃？！”作者在书中，曾借女主人公之口对修道院院长也就是对宗教界宣告说：“好了，该结束了。现在，是好是坏我都得离开你们。我们俩一起离开。毫不犹豫，甚至觉得后悔怎么没有早就这样做……。”

《迈错第一步的人》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而又现实的问题：面对青少年的性问题，大家该怎么办？家长们能否象德尼的父母那样，一味地愚弄孩子也是愚弄他们自己地

说：“这不是你这个年龄应该知道的”，“这一切还为时过早”，“以后会知道的”；青少年们本身，能否象脱缰的野马，任凭感情泛滥，做出有伤身体、妨碍前程和不合时宜的事情来；社会和宗教（在中国则是几千年来的封建礼教和封闭愚昧的传统道德观念）能否粗暴简单地举起无情的大棒，不加分析、不由分说地将孩子们正常的但是是不合时宜的情感涤除殆尽，甚至在肉体或精神上予以扼杀和迫害。象德尼般大小的成千上万的青少年，他们是现实社会里活生生的人，他们决不可能在耳濡目染了万花筒般的现实生活之后而无需任何关心、引导、教育地做到“洁身自好”；再说，对性问题的欲念、思考甚至是神秘感，这正是青少年在性生理和心理发展的一定阶段中必然要遇到的问题。回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偏激的斥责甚至是粗暴地予以打击更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用正常的性教育的办法予以疏导，用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去引导青少年为美好的未来而踏实地学习知识，刻苦地锻炼身体，自觉地培养自己的良好品德，他们才可能在明白事理的基础上，端正生活航船的方向。

说到本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法国当代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皮埃尔·德·布瓦岱弗尔在《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法语文学史》一书中曾写道：“塞巴斯蒂安·雅普里索，这个初出茅庐的小说作家，给小说带来了一股新的文风。这股文风不仅在形式上令人陶醉，而且在内容上给心灵以震撼。”真是一语中的。一个怀着美好感情的十七岁的青年作者，写一个十四五岁的中学生的萌发于心的恋情，心灵自然是真挚纯洁的，语言是从心田流出笔尖的，书页之中时刻有一股感人的力量向你扑面而来。尽管书中主人公对某些人某些事的

看法、做法是幼稚的，偏激的，甚或是错误的，但综观全书，它不论是在文学审美功能还是社会认识功能等方面，都不失为一部优秀之作。

目前，当我国政府和人民更为关心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更为重视对他们的性生理和性心理等方面的研究、教育和引导工作的时候，我们把《迈错第一步的人》介绍给我国广大读者——特别是介绍给广大教育工作者、广大家长和广大青少年朋友，想必对于帮助我们总结在青少年工作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不会是毫无裨益的。

江 峰

1987年11月识于武昌·珞珈山

献给 热尔梅娜·于亚尔
献给 皮埃尔·桑珀
也给 我自己

如果你能够的话，可以相信你那个上帝，
不过要注意，最重要的还是相信你自己。

如果你的生活忘记了你的上帝，
那你就把握住你的生活，
如果你的上帝妨碍了你的生活，
那你就抛弃那个上帝。

生活是唯一的。不管你是谁——
你的上帝不等于是我的上帝。

这正是德尼升入四年级^①的那一年。

暑期中，校舍被油漆一新，院落拾掇得整整齐齐。护窗板色泽翠绿，块块玻璃明净透亮。接待室里增添了新的扶手椅，学监们住的每层楼的门上都钉有他们的名片，他们的名字清清楚楚地写在上面。但是，这些新的变化，学生中间竟没有一个人去注意它们。那些新的桌椅板凳，既整齐又清洁，同样地也引不起学生们的兴趣。在这新学年开始之际，唯一使学生们感兴趣的事，是议论那些新来的学监。

从这一年开始，每个学生小班^②都配备了一名学监。他们一个个面孔严肃，弯腰驼背，目光始终盯着那些在他们周围活动的学生。早有人把学生的花名册送到了他们的手上，每个名字的旁边都标明了在教室里座位的排号，而且有的名字旁边还用红“×”作了个记号，说明他们是表现不好的学生，或者就象有些人所说的，他们是一些顽皮任性的孩子。

上第一节课之前，当伙伴们在外面玩耍的时候，德尼一个人跑上楼，看了看放在讲台上的那张名单表。不管是在进门的前厅里还是在楼梯上，他都未遇见任何人，好象一切都

①法国实行中、小学十一年一贯制，由上倒数下来，小学一年级为十一年级，其余类推。此处所说的四年级，相当于我国初中三年级。

②在法国中学里，同班学生中按水平或年龄再划分若干个小班。

是预先安排好了似的。在那张大纸上，他看见自己的名字旁边打了一个红“×”。在皮埃洛的名字上也有一个红“×”。德尼耸了耸肩膀，下楼来到了院子里。

皮埃洛正和其他同学在那儿玩耍。

“有你一个。”德尼跑向皮埃洛身边对他说。

“我早知道啦。”皮埃洛说，“我是老主顾了，每年都跑不脱的。也有你吗？”

“那还用说，”德尼回答道，“这真不幸。”

他们一齐朝学监望去。他正在院子里散步，用脚尖踢着地上的小石子。他很年轻，小个儿，肥胖的脸部呈玫瑰色。他始终没有抬起头，无聊地在那儿漫步。

“他叫什么名字？”皮埃洛问道。

“我也不知道。”德尼说，“不过，假如大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们可以给他取个绰号。”

“看样子，他倒并不那么凶神恶煞的。”

“他们都是一路货色，即使表面上看不出来，但他们的内心还是一样的凶恶。”

“观察观察再说。”皮埃洛说。

他跑过去和其他的同学一起踢足球去了。德尼一直站在院子中间。学监还是边散步边踢着石块。透过那教士长袍的底边，人们可以看见学监所穿的那双黑袜子是缝补过的。当他走近德尼的时候，他抬起头笑了笑。他停下来，随即看了看天空。德尼也象他一样地朝天上望了望。德尼从来就是这么做的。学监们抬头望天，他也抬头望天；学监们低头看地，他也低头看地。他总是重复着他们所做的一切。于是，学监们感到不舒服，不高兴。他们只是和那些循规蹈矩的学生在

一起的时候才感到高兴。比方说，普里凡就是他们喜欢的一个学生。每当他们抬起头来的时候，他就马上把头低下，双眼看着地上，显出毕恭毕敬的样子。德尼曾经想，这个普里凡真是个伪君子。很明显，他的名字上是不会有红“×”的。

“你是勒泰朗？”①学监用一种温和的声调问他。

“是的，”德尼回答说，“正是我。”

学监点点头，走开了。

“什么意思？”德尼小声地咕哝着。

在开学之初的那些日子里，每天的情况差不多都象是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一样。

在院子里，学监散着步，有时停在一个学生身边，问他叫什么名字。于是，学生把双手插进短裤口袋里，带笑地回答他。随后，这个学生便会去对他的同伴们说，今年的学监没有老母牛那种凶恶的样子，今年的日子将会好过些。

课堂上寂静无声，没有交头接耳的现象。如果他们当中有某某人与他的邻座低声说话，哪怕是用手遮住嘴巴，其他人也会提高嗓门制止他们：“嘘，啊啦啦，够了……”好象他们真的妨碍了大家的学习一样。随后，那讲话的人便会抬头看看学监，看他是不是发现了他们在讲话。

学生们走出教室汇集在楼梯上，他们会规矩地排队下楼，连一点脚步声都没有；当他们来到大厅经过圣母像前的时候，他们都会在胸前划着“十”字，虔诚地低下头。

新学期开始，大家可以领到新书。教室里十分安静。学

①勒泰朗，是德尼的姓。

生们都在等待着叫他们的名字，以便到庶务室去购买新书。当老师叫到他们的名字时，他们便会马上站起来，下楼来到庶务室，左挑右拣地选择课本。庶务员问某人是不是愿意要旧书，他会傲慢地看看其他人，说他要新书。如果有一个人说他愿意要旧书，他们便会假装体谅地对他微微一笑。如果这是一个新来的同学，他们便会装出并没有注意到那打了补丁的短裤的后档。随后，他们双手捧着胜利品，心想回到家里将让父亲震惊一下：他们今年竟有二十多本书！他们重新上楼回到教室里，翻看着那些有插图的书页。不过，他们也不是每一个有插图的地方都去看，他们只想看看，在这一年中，哪些翻译练习是他们不想做的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做的。

老师们在一天之中要点好多次名，大家都希望能坐到那些离讲台最近的座位上。最理想的地方，是靠着门口的座位。坐在那儿的人，每天都负责填写考勤表。他可以下位，让老师在考勤表上签名，然后走出教室，把它钉在门上。回到座位上的时候，他总是自豪地对其他人神气地笑笑。这个学生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总是他负责填考勤表，他差不多就是一个班长。

课堂学习还没有开始。从第三天起，就是为期四天的宗教反省仪式。这倒并不是很累人的事，因为在两个小时的弥撒和祷告之后，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冗长的布道还是有趣的，从中可以知道一些古怪的事情。最使人厌烦的事，是当夜幕降临学校时的那些礼节和仪式。学校到处都是祭台。同学们一个一个地去下跪膜拜，膝盖骨简直是难受极了。大家跪在那里，装做用心听讲的样子，实际上他们在想：“那在草